

叙事从刊

第四辑

主 编◎傅修延
副主编◎龙迪勇 叶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叙事从刊

第四辑

主编◎傅修延
副主编◎龙迪勇 叶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丛刊. 第4辑 / 傅修延主编. 龙迪勇、叶青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61-1207-6

I. ①叙… II. ①傅… ②龙… ③叶… III. ①叙述—文学研究—丛
刊 IV. ①I04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7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潘立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编 委

学术顾问（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申 丹 杨 义

主 编 傅修延

副主编 龙迪勇 叶 青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董乃斌 傅修延 胡亚敏 龙迪勇 乔国强

申 丹 谭 君 夏汉宁 叶 青 杨 义

余 悦 赵剑英 赵毅衡

编 辑 张 丽



目录

❧ 理论探讨

-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傅修延 / 3
-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龙迪勇 / 48
- 西方文论关键词：叙事性 尚必武 / 70
- 文学叙事真实论与“可能世界”的接受 张 丽 / 89

❧ 空间叙事研究

- 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 龙迪勇 / 107
-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龙迪勇 / 159

❧ 跨媒介叙事研究

- 从画家传奇叙事看中国画写实观念的演变 叶 青 / 227
-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时间形态及其运用策略 王 琦 / 242
- 中国早期都市叙事性流行歌曲主题探析 王 琦 / 263

中国叙事传统研究

讖纬叙事探究 张泽兵 / 285

史出于巫与先秦两汉史传中虚构叙事的发生 倪爱珍 / 300

叙事文本分析

建构女性乌托邦的困境

——《克兰福德镇》故事与话语的断裂 陈礼珍 / 313

试论叙事空间的对立与冲突

——以爱伦·坡《厄谢府邸的倒塌》为例 张丽 / 327



理论探讨

-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 ★西方文论关键词：叙事性
- ★文学叙事真实论与“可能世界”的接受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傅修延*

元叙事可定义为关于太阳运行的最初叙事，它对人类的认知发育影响深远：太阳在先民视觉上的从东到西以及在夜间想象中的从西到东，为叙事提供了深层结构与基本冲突。这种周而复始运动所导致的循环论，启发了叙事思维中的“以圆为贵”，以循环论为内核的易学经典对后世叙事亦有孳乳之功。讨论循环论不能不涉及对太阳神话有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弗莱，但他有时失之偏激，以其为镜有助于我们合理界定元叙事在叙事发展史上的作用。构建中的中国叙事学应有独属于自己的思路和体系，元叙事无疑应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华民族的共祖炎帝与黄帝实际上都是光明之神，炎黄子孙理当特别重视对元叙事的发掘与研究。

元者万物之始，元叙事为鸿蒙初辟之时关于太阳运行的叙事。讨论元叙事，旨在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对后世叙事的影响，这在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元叙事似乎是不可考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的《天问》道出了我们的困惑：泰初之时，人类的思维尚在混沌状态，叙事活动旋生即灭而又千头万绪，后人凭借什么材料去认定元叙事？然而《天问》也给了本文一个启发，这就是像古人一样去仰望天空。天空中的太阳为世间的万物之源与万事之始，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都仰仗

* 作者简介：傅修延（1951—），男，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叙事学。

于万古如斯的阳光照耀。叙事活动既为人类行为之一种，它的初始形态、深层结构与基本冲突就必然与这颗星球的辉映有密切关系。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事件，在我们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世界上，没有比太阳运行更为重要的事件了。

让我们先从太阳的东升西落开始。

一 一个半圆——“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天问》用提问的方式，描绘了日行于天的弧形轨迹：“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这当然不是关于日出与日落的最早记述，但可以代表初民对太阳运行的总体印象：它出自东边地平线上的某个地方，在空中划过一个半圆之后，又落到西边地平线上的某个地方。在保留了较多神话思维的《山海经》中，可以看到两组更具信息量的记录。一组是《大荒东经》中对日出的观察：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瞿，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另一组是《大荒西经》中对日落的观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麇鳌钜，日月所入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

这两组记录应当是汇集了许多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观察，观察者的众多说明了对太阳运行的重视，因此太阳会从大荒之东的多座山头上升起，也会在大荒之西的多座山头下隐没。古人的观察对象也包括了月亮，虽然这些记录中总是日月并称，但从整个《山海经》的内容来看，月亮还未重要到可与太阳相提并论的地步。

日出与日落只是太阳运行轨迹的两端，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标志着一个个具体的时间单位。古人对此也有观察，证据就是那些“取象于日”的汉字，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道划过天宇的弧线。《说文解字》中有一系列“从日”或与“日”有关的字，如“早”、“旦”、“𠄎”、“朝”、“明”、“𠄎”、“昧”、“𠄎”、“晷”、“𠄎”、“晚”、“暮”、“昏”、“晓”、“昕”等。语言学家认为不妨把这些汉字看做《说文解字》建构的“时间语义场”：“设若我们这里将其‘字本义’看做是‘词本义’，就会发现该‘语义场’里所有的词共有两个特征：一是依次表示了从早到晚、复从暮到旦的各个时间单位，或者说划分了一个昼夜的周期。二是每个时间词都与‘日’发生联系，换言之，对于一天的具体时段的确定，古人是通过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不同位置来观察实现的。”^①汉字中的原始信息沉淀极深，但与太阳相关的造字思维在简体汉字的结体中仍有显露，如“旦”为太阳出现于地平线之上，“暮”为太阳入于草木之内，“朝”为太阳夹在草木当中（旁边还有一弯尚未隐退的月亮），而“昏”则为太阳刚至地平线之下（《说文·氏部》：“氏，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

① 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185页。

对日升日落的观察如此详细，说明了太阳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代人已经懂得：光合作用为地球上的生命活动提供了物质来源和能量来源。如果没有阳光，绿色植物不可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储存能量的有机物，也不可能释放出维持生命的氧气。原始人对这些当然是懵无所知的，但他们能够直观地看到阳光下各类生物的茁壮成长，这或许就是太阳神话遍布全球的原因。根据人类学家的调查，太阳照耀下的地方大部分都产生过日神崇拜，不过由于纬度的不同，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并不完全一样。在我国新疆地区，“维吾尔音乐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赞颂太阳的词句，反映这里是日光资源过于充分的地方”^①。而在“太阳整天灼晒人，迫使人寻找有树荫的地方隐蔽”的非洲腹地，当地人会“用污言秽语咒骂太阳”^②。即便是在纬度较高的地方，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盛夏，田野里的农夫也会对头顶上的酷日产生反感之情。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祖先对太阳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生活的华北黄土高原较为寒冷，所栽种的耐旱谷物多为喜温作物，因此更需要阳光照耀。^③

太阳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保障，它还是照亮蒙昧人精神世界的智慧之光。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的时间意识形成于空间意识之后，因此空间尺度往往被借来标志时间，“取象于日”的那些汉字就是将太阳在空中的位置作为时间符号。当初民开始认真地观察太阳运行时，他们实际上是迈出了认识时空世界的第一步。“在甲骨文中记载着一种奇特的祭祀仪式，即牛、豕或犬祭祭‘东母’与‘西母’。迄今尚未发现有‘南母’或‘北母’的称呼，这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情况：与尚未达到三以上的数字概念的认知水平相应，原始初民最早的空间方位观念是由两个方位——东方和西方——构成的。”^④为什么人类的认识空间始于东

① 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

③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④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西二方？最合理的回答是太阳的东升西落在所有运动中最为显眼，初民的目光为其吸引，并由此获得了判断空间方位的两个最初坐标。辨别了东西二方之后，南北方向与原始历法也就随之产生。“由于测定东西二方是明辨四方进而制定历法的基础，因此，即使在四方观念稳固确立以后，人们仍然会持续地关注二方。从殷墟卜辞的情况看，告祭方神之时，殷人对东西方向依旧表现出特殊的重视。”^①这也就是说，东西二方在人类的认知发育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初民由此开始辨识自己所处的时空环境，从而告别漫长的蒙昧阶段。

对于源自太阳的认知启蒙（“启蒙”的英文“enlightment”亦有“照亮”之义），我们的古人早有自己的描述，这便是国人熟知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易·系辞传》）。人们一般倾向于从易理角度对这句话作出解读，实际上它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始内涵。叶舒宪在考证“黄帝”、“黄帝四面”等的来历之后认为：

远古太阳神在周人神话中演变为黄帝，在周人的哲理著作《周易》中抽象化为“太极”，在晚周文献中又别称为“道”或“太一”。因此可以说，黄帝是太阳创世主的历史化和人化，太极则是同一位上帝的哲学化与非人格化。于是，我们便在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同有关太极的玄理之间看到一种深层结构上的暗合对应关系。……我们终于可以重构出因理性的曲解而失去本义、湮没无闻了几千年的上古创世神话的原型结构：创世主太阳神从黑暗中出生（升），造造成光明与黑暗二分的世界，它的循环运行钦定出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确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时空秩序。^②

这种“光明与黑暗二分的世界”，就是叙事的初始环境与生成背景。本文认为，太极（抽象化了的“太阳”）所生的阴阳两仪作为宇宙间一切

① 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②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26页。

范畴之母，在方位上表现为“东/西”，在亮度上表现为“明/暗”，在温度上表现为“暖/冷”，在高度上表现为“上/下”，在性别上表现为“雄/雌”，在时间上表现为“昼/夜”，在色彩上表现为“白/黑”；同时又衍化出生命状态的一批二元对立，如“醒/睡”、“活/僵”、“荣/枯”、“起/卧”、“动/静”、“生/死”等等。由于这一切紧密地对应于太阳的东西运行，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东西二方又可称为这些二元对立的“元极”，而最初对太阳运行的叙述自然就是“元叙事”。我们今天用来指代世界上一切具体与抽象事物的“东西”一词，追根溯源还与太阳的运行有关。钱穆如此解释：“俗又称万物曰‘东西’，此承战国诸子阴阳五行家言来。但何以不言南北，而必言东西？因南北仅方位之异，而东西则日出日没，有生命意义寓乎其间。凡物皆有存亡成毁，故言东西，其意更切。”^①

谙悉叙事理论的读者至此已可看出，经典叙事学所说的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由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构成。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研究中使用了深层结构一词。^②经典叙事学在此基础上吸收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表层叙述结构是由深层叙述结构转换生成，即故事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均来自潜藏至深的二元对立及其相互激荡。我对深层结构曾作过这样的界定：它本身不是叙事，却是叙事的信息基础；它是共时平面静态的，却是故事动力的源泉；它本来无喜无悲，却是故事悲喜剧色彩的配方；它简单得无以复加，却能衍生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像是火山深处的地层结构，能够解释火山为什么喷发，然而又不直接参与岩浆的运动。^③

源于太阳运行的深层结构还可从语音层面得到证明。人类学家认为，世界各民族使用的语词虽然多到无法统计，但都是由数量有限的语根演化而成。林惠祥说汉语m语根有“不明”之义，“故如暮、昧、盲、迷、

①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页。

②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199页。

③ 傅修延：《文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梦、雾等语词都从这个语根演成”^①。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暮”的对立面“旦”也应有自己的语根，其核心内涵便是“不明”的对立面，因为“旦”、“诞”、“蛋”等同音字与源自m语根的“暮”、“歿”、“墓”恰好构成倒影关系，形成“旦/暮”、“诞/歿”、“蛋（内含生命）/墓（内含死亡）”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二元意象对立。与语根理论有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同源语族，以东西二方为“源”的两个语族中究竟包括哪些语词，目前尚无定论。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与“东”音较近的语词（如“动”、“大”、“多”等）构成了一个意指方向为“生发”的系列，而与“西”音较近的语词（如“栖”、“细”、“稀”等）等构成了一个意指方向为“消歇”的系列。这种“东动西栖”、“东大西小”的意指方向，归根结底是由太阳的东升西落决定的。

静态的二元对立要转化为传递故事信息的表层叙述，必须通过一个具有运动能量、能够“生产”事件的主体，而这个主体自然就是每天轰轰烈烈划过长空的太阳。根据人类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元叙事的萌发过程。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中有如下举述：

谈到太阳神话和太阳崇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太古时代起，关于具有光明和温暖、生命、幸福和光荣的思想之东方观念的联想，就深深地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而关于黑暗和寒冷、死亡和毁灭的概念总是跟关于西方的观念结合在一起。^②

对于那些能够像有灵性的、有理智的人那样来看待天、地和海洋的人来说，太阳具有最明显的神人的个性，因为它给予世界以光明和生命，它升起并横过天空，在夜晚又降入地下世界，后又从那里升起。在一个萨莫耶德的女人每日祷告的故事，有原始人的纯朴记录。当太阳出来时，她向它俯首行礼，说：“当你，上帝啊，起身时，我也起床。”到傍晚，她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6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4页。

说：“当你，上帝啊，躺下时，我也就休息。”太阳之神出现在最遥远的历史时期，例如在绛红色埃及箱子的画上，就可以看到乘船沿着宇宙的上下部分旅行的拉（Ra）——太阳神。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婆罗门教徒，这些现代的老年人，一只脚站着，两手伸向前方，面对着东方：他们这是在对太阳礼拜。他们每天重复地向太阳祈祷：“我们思考着非凡的太阳神的希望之光；太阳神将唤醒我们的思想！”^①

旭日东升是清晨最先映入人类眼帘的宏伟景观，在阳光照耀下醒来的原始人，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由睡到醒（包括身体的“由卧到起”、状态的“由静到动”和思维的“由僵到活”）归功于东方的光辉，并对太阳的升起发出由衷的赞美。当初民在朦胧的意识中把东西二方与“明/暗”、“暖/冷”、“生/死”等概念联系起来，当他们用“你”来称呼太阳并像太阳那样作息，他们也就有了讲述太阳故事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的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太阳神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人群中产生。世界各民族的宗教中，主宰天庭之神多有隐含“照耀”之义的名字，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认为：“许多文化都把上帝等同于光，闪族的神‘巴尔’（Baal），埃及的神‘拉’（Ra），以及波斯神‘阿忽拉·马兹达’（Ahura Mazda），都是太阳或光的人格化。”^②埃及太阳神“Ra”的名字对印欧语系的“光”（ray）、“看”（look）都有影响，由印度来到中国的观世音菩萨（或译“光世音”）亦带有此类语根（Avalokitesvara）。《说文解字》释“申”为“神”。“申”字在甲骨文中状如闪电，说明古人造字时将天空中的明光闪耀与神明相联系，当时一定有关于光明之神的故事在人群中广为传播。

对于太阳神话的叙述动机，C.G.荣格和泰勒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过阐释。荣格认为，原始人并不在意寻求对日出日落的客观解释，“他的无意

① [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② [意]翁贝托·艾柯：《美的历史》，彭淮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①。泰勒则说原始人和今人一样希望解释整个世界，“他们的解释变成带有人名和地名的故事形式，于是也就变成了完整的神话”。至于为什么他们的解释采用了故事形式，那是因为“对于原始哲学来说，它周围世界的现象，最好是由它里面所假设的，跟人的生活相似的自然生活和跟人类灵魂相似的自然神灵来解释，这样一来，太阳对原始哲学来说，就好像成了作为君主的个人，早晨它威风凛凛地在天空升起，夜晚就疲劳而忧伤地降落到地下世界”。^②实际上，存在于初民想象之中的万物有灵世界，才是真正的生成神话故事的温床。众所周知，万物有灵观将包括太阳在内的自然物统统予以人格化，日月星辰的运动当然会被叙述成“跟人的生活相似的”事件。从行动主体角度来说，自然物一旦变成与人同形同性的神，神话故事的主体也就应运而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万物有灵观的后世信奉者也能讲述出神话来，因为后来人已经丧失了原始人那种儿童般的好奇心与天真无邪的想象力。

对于原始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G.维柯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其中蕴涵着巨大的艺术创造力。维柯还说原始人具有一种“诗性的智慧”与“惊人的崇高气魄”，应该给他们戴上“诗人”的桂冠：

各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些在发展中的人类的儿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创造事物。但是这种创造和神的创造大不相同，因为神用他的最真纯的理智去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中就在创造出事物；而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

① [瑞士] C.G.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载《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4页。

② [英] 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368页。